補紅樓夢/第十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九回　薛蝌中舉何用生疑　平兒生子允宜稱快

補紅樓夢
第十回　新孝廉迎巧姐出閣　官媒婆與賈蘭說親
嫏嬛山樵
1813年

第十一回　平兒連與兩姪為媒　黛玉公向元妃祝壽

話說賈環中了舉，次日便與薛蝌會了周姑爺，大家會同年，拜座師，穿了青衫，簪花披紅，赴鹿鳴宴回來。賈政命人開了宗祠，帶著賈環祭拜一番。回到榮禧堂，各親友皆來道喜。

賈璉養了兒子，女婿又中了舉人，心下十分快樂。賈政將新生小孩兒，取名賈蕙。這日，又是三朝，也擺了幾席酒。周姑爺已中了舉人，擇了十月初十日娶巧姐兒過門。這裡備辦嫁妝並頭面衣裳一切等類，甚是忙亂。幸喜平兒已將針黹鞋腳一切零星應用之物，早已備齊。到了初八日派了林之孝等十二名家人，押送嫁妝過去，共計一百六十抬。周家留了家人酒飯，打發花紅賞封回來。

次日便是蕙哥兒滿月，薛姨媽、探春、史湘雲、李紋、李綺、邢岫煙、薛寶琴、喜鸞、四姐兒都來道喜。劉姥姥也帶了青兒來了。那青兒已有十五六歲，長的體態輕盈，出跳了許多。

因與巧姐兒過的很好，故跟了劉姥姥來了。王夫人見了甚喜，道：「青姑娘兩年沒見，長的越發出跳了，怎麼不跟姥姥到這裡來逛逛呢？」劉姥姥道：「屯裡的孩子，輕

易不到城裡頭來，又沒什麼衣服穿，怎麼好來呢？姑太太這裡，他幾時不願意來麼，早就要來的喲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屯裡的人便怎麼樣？難道屯裡就長不出好女孩兒麼？我看城裡的女孩兒，只怕還沒青姑娘這個樣兒呢。姥姥，你給我的孫女兒做了媒，如今女婿都中了舉了，你這個媒就很好。我如今也給你這個外孫女兒做個媒，使得麼？」

劉姥姥笑道：「我的姑太太，城裡的人都給城裡的人做親，誰肯要屯裡的女孩兒呢？況且姑太太的親戚，都是富貴雙全的人家，我們從那裡扳配得上呢？姑太太既然看他好，倒是教他在這裡當個丫頭使喚，也給他學習學習，這還使得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的孫女兒，怎麼又給了屯裡去呢？」因向平兒道：

「後廊上的藍兒，這孩子我前兒看見他長的很好，說話兒也有道理，就是年紀略大幾歲，今年將近有二十歲了。你看著怎麼樣？要是使得呢，你明兒就向他娘說去。」

平兒道：「藍哥兒他自小兒就肯巴結，進了學好兩年了，前兒為沒中舉，自己還氣的哭了。他娘婁氏大嫂子說，你年紀還小呢，這科不中還有下科呢，快不要這麼著。這孩子將來總有出息的，家道雖然平常，飯總有得吃就是了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姥姥，你聽見了沒有？這是我本家的一個孫子，家道平常些，孩子倒很好。姥姥，你的意思怎麼樣呢？」

劉姥姥道：「多謝姑太太的意思，了不得，這就是我外孫女兒的造化了，還有什麼說呢？」青兒聽見做媒的話，就紅了臉，拉了巧姐兒到裡頭去了。王夫人向平兒道：「你明兒過了巧姐兒的事，就向藍兒的娘說去，說是我的媒就是了。」平兒答應了。

只見奶子抱了蕙哥兒出來，大家都瞧了一會，齊聲贊好，都有禮物搭賀。王夫人叫把桂哥兒也抱了來，丫環們答應去了。

不一時，一群奶子都抱了哥兒、姐兒過來。原來邢岫煙生了一女名喚宛蓉已兩個多月了，寶琴亦生了一女名喚冠芳已將三個月了，李綺亦生了一子名喚芝哥兒已經三個月了，胡氏亦生了一女名喚明珠已經四個月了，桂哥兒是已經七個月了，史湘雲之子遺哥兒是六個月了，連蕙哥兒共是七個小孩兒。大家都笑說：「這才有趣兒呢。」

薛姨媽道：「這些孩子們，一個賽似一個，都是同年的，真有趣兒呢。」劉姥姥道：

「到了明年都會跑了，還更有趣兒呢。那就成了個『七子圖』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還有一個孝哥兒沒來呢。他沒了娘，也該教奶子抱他過來玩兒，橫豎有奶奶、嬸娘在這裡，怕什麼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那孩子昨兒有點兒傷風，吃了奶都吐了好些出來，故此沒給他來呢。等到明年三月裡，給他做週歲的時候，請姑奶奶們都帶了哥兒、姐兒們到我們家裡逛一天，給小孩兒們剛剛兒的八個一桌兒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於是，裡頭擺了四桌酒席，鬧了一天。

因次日便是巧姐兒出閣，大家俱不回去。只有邢夫人、尤氏、胡氏各自上車回家。薛姨媽、探春、喜鸞、四姐兒便在王夫人屋裡住了。李紋、李綺在李紈屋裡住。劉姥姥同青兒就在平兒屋裡住。史湘雲、邢岫煙、薛寶琴便在寶釵屋裡住了。因天還尚早，便同了寶釵到平兒屋裡去瞧瞧小孩兒，大家說說話兒。誰知到了那裡看時，都沒見人。

湘雲便問道：「二嫂子在家麼？」平兒在房內答應道：「請裡頭坐罷。」奶子出來，打起簾子，大家進去，只見平兒正在那裡給蕙哥兒吃奶呢。原來劉姥姥和青兒都在巧姐兒屋裡說笑呢，彩明、善姐都在裡頭伺候。平兒見眾人進來，連忙讓坐，道：「怎麼人都到那裡去了，姑奶奶們來了，都不知道嗎？」

彩明、善姐聽見，忙跑了過來倒茶。平兒道：「你們有一個在姑娘那裡伺候就罷了，怎麼都跑了進去，外頭來了客，都不知道，這都是什麼規矩？」

史湘雲道：「嫂子這裡還有幾個人呢，怎麼只見他們兩個了麼？」平兒道：「豐兒告了假，小紅告了病到今兒都是大半年了，也沒信兒。我因為他兩個都大了，也該是放出去配人的時候了，來了也靠不住。我索性就由他去罷。」寶釵道：「老太太屋裡的琥珀、珍珠幾個大的都放出去配人去了，只剩了靚兒、傻大姐兩個還在太太屋裡當差。太太屋裡的玉釧兒是他娘求著放出去了。彩霞、繡鸞、繡鳳都配了人去了。昨兒把彩雲又給三爺放在屋裡了，也只剩了小霞一個人了。我那裡自從襲人去了之後，柳五兒的娘，他求了大嫂子和我說了，討出去給了人家了。碧痕、春燕也放出去了。如今還有麝月、秋紋、鶯兒、綺霞、文杏、定兒六個人，就算我的人比你的人多些。二嫂子，你看誰好就挑兩個過去罷。況且，巧姑娘也要跟兩個丫頭過去服侍呢。」平兒道：「我已派了善姐兒跟了過去。這會子彩明也大了，該放出去配人的還有六七個呢，明兒越發沒了人了。我昨兒聽見太太吩咐了賴大家的、林之孝家的，教早些挑一班女孩子上來伺候呢。前兒東府裡放了一班丫頭出來配人，也挑了一班十二三歲的女孩兒進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明兒善姐兒跟姑娘去了，這裡伺候使喚的只得一個人，越發不便了。我明兒就打發秋紋、

定兒兩個過來，給你伺候罷。」平兒笑道：

「這就多謝費心，我可也要謝謝呢。」

史湘雲道：「咱們都是從小兒在一塊兒玩兒的，那會子都還是孩子家呢，到了今兒，大家都有了孩子了。這裡的丫頭們，我們誰還不知道，評論起來，鴛鴦姐姐是頭一個好的，也不用說了。除了他，就是襲人姐姐。可憐死的死了，去的去了。一個紫鵑姐姐，也是個好的，又跟了四姑娘出家去了。這如今倒是寶姐姐的鶯兒，還不差什麼。」寶釵道：「他也沒什麼好處，就是人還老實罷了。」因見史湘雲的丫頭翠縷，邢岫煙的丫頭笑兒，薛寶琴的丫頭小螺，都在旁邊伺候，便說道：「他們三個倒都還好，比我們這裡的人都強。」

史湘雲道：「罷喲，我這個翠縷，就很夠受了。我記得那年在園子裡頭，說起樹葉兒的陰陽來，他就說是主子是陽，奴才是陰，你說他這個聰明還了得麼？」寶琴道：「這也難為他，就想得好啊。」翠縷道：「那會子，我只說我們姑娘是陽，我就是陰，後來才知道不是這麼樣。」寶琴道：「怎麼又不是的呢？」翠縷道：「那會子我不懂得，還混說是怎沒見頭上又長出個頭來的人呢？誰知道，我們姑爺是陽，我們姑娘是陰，這才明白了。要沒了陰陽，怎麼生得出我們遺哥兒來呢？」湘雲道：「你不用混說了，快給我滾出去罷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

又坐了一會子，湘雲、岫煙、寶琴三人便同寶釵回到屋裡來。只見奶子還抱著桂哥兒未睡，大家又引逗著玩了一會子，方才拍著漸漸兒的睡了。史湘雲道：「薛二哥自來沒聽見說他讀書，怎麼就中了舉了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們二哥哥，人本聰明。前年到了這裡，家中七事八事的，沒了空兒，就很荒疏了。

這會子，我哥哥贖罪回來，家道蕭條，倒沒了什麼事了。因此上我二哥哥，他就發憤讀書，誰知不到一年的光景，就混了個舉人出來了。原也是不想的，並沒十年窗下，竟僥倖一舉成名了。」史湘雲笑道：「我知道，這都是邢姐姐的教育罷了。」

寶琴道：「我們二嫂子同二哥哥講講書理，談談文墨，自然少不了的，若說教育可是沒有的事。」史湘雲笑道：「你這個小姑子，自然要給嫂子遮飾遮飾才是。」邢岫煙道：「這麼說，史大妹妹從前妹夫自然是妹妹教化的了，所謂『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』，是不是呢？」大家都笑了。麝月上來回說：「鍾已打了十二下了，請奶奶們都安寢罷。」

寶釵叫拿過表來，看了一看，針已指到子正二刻十四分了，因道：「天不早了，咱們睡罷，明兒還要起早呢。」於是，大家收拾歸寢，一宿晚景不題。

到了次日，乃是黃道嫁娶吉日。官媒婆朱大娘送了個帖子上來說親，見了王夫人磕了頭，賀喜請安，然後問道：「前兒說的兩處，太太都不大合意。現在多少世宦人家的小姐還少麼，就是有才的又不能有貌，有貌的又沒了才，要挑選個十全的竟很少。只有今兒我們這位小姐，真是才貌雙全，並且琴棋書畫件件皆精。頭裡是原說過寶二爺的，就是歲數要比這裡的爺大兩三歲，小姐今年二十一歲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從前說過的，我也不記得是誰家了。」朱大娘道：「這姑娘的哥哥叫傅試，說原是這裡老爺的門生，原做通判，如今升了同知了。姑娘的名字是秋芳。上頭老爺是不在多年了，只有太太在堂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們老爺的門生，是有個姓傅的傅二爺，恍惚像是說過我們寶玉似的。但這位姑娘既有這樣的才能，怎麼過了二十歲，還沒人家呢？」朱大娘道：「那邊太太因為要揀門戶，又要姑爺配得上才給，所以高不成，低不就的就耽擱下來了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論年紀呢，比我們家的爺大三歲，原可以使得。這會子，姑娘雖然說得很好，但我們家的人都沒見過。你且說，他家還和誰有親戚呢？」朱大娘道：「那裡太太的娘家是李員外家，梅翰林家又是他那裡的姑太太家。太太只消打發人到這兩處問問，就知道了。」王夫人點點頭兒道：「等明兒和老爺說了，再商量罷。」因叫小霞說：「你們讓他到那邊坐坐，喝茶去。」朱大娘謝了，便同小霞到那邊去了。

這裡眾人都到王夫人上房裡來，王夫人便問寶琴道：「才剛兒朱大娘來說親，說姑奶奶府上和傅二爺家是親戚麼？」寶琴道：「我們那裡太太，是傅二爺的姑祖母呢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姑奶奶可到他家去過沒有，可知道他家姑娘怎麼樣呢？」寶琴道：「我還沒到他們家去過呢，倒是去年我們太太生日的時候，這姑娘到我們家裡來過一回，聽見說是會做詩畫畫兒的。

那會子我們家裡有事，都沒空兒，也沒和他細談，看那樣兒，斷不是那有名無實的。那人品兒在上等是不消說了，就是說話兒一切都比我們強多著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姑奶奶，你別要學媒人的嘴啊，親事說成了，我是要請姑老爺、姑奶奶做媒人的。娶過來，要不照說的這麼樣，我可是要罰你的。」寶琴也笑道：「姨媽請放心，姑娘的才貌我可以包得起的。」

說著，外頭人回說：「周家的轎子快到了，請裡頭好生預備著罷。」那邊周姑爺新中了舉，家裡已經改換門庭，請了幾個同年並五城兵馬司裘良，陪了周姑爺到榮府來親迎。這裡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璉、賈環、賈琮、賈蓉、賈蘭迎接進來，到了榮禧堂上，姑爺拜見過了，然後與眾親友相見。擺了五席酒筵，讓同姑爺陪來的人坐了，酒過五巡，獻過燒烤。外面鼓樂喧闐，進來了十六個披紅家人提著八對宮燈，引了彩轎進了大門，一直到榮禧堂上。姑爺席上放了賞賜，便一齊起身謝酒告辭。賈赦等送出大門，便都上馬去了。裡邊眾人已忙著給巧姐兒梳洗打扮，穿戴齊備，搭上蓋頭，大家攙送出來。到榮禧堂上，攙送到轎內，閉上了轎門，眾人便都到裡頭去了。外頭將彩轎上好，鼓樂喧闐抬出大門，這裡又派了四個家人，騎馬跟送過去。這日晚上薛姨媽、劉姥姥等眾人，俱各回家去了。

過了一日，賈政在上房內閒坐。王夫人便告訴他道：「朱大娘前兒來說親來了，說的是老爺的門生傅二爺有個妹子叫傅秋芳，今年二十一歲，才貌都很好，上年原說過寶玉的。前兒我因家裡有事忙著，都沒告訴你呢。」賈政道：「傅試雖是我的門生，邇來也輕易不會，他家裡的事情總不能知道。我也記得頭裡給寶玉說過親來，那時也為的是不能深悉的緣故。這傅姑娘又有才貌，怎么二十一歲還沒人家呢？大約頭裡總是定過人家的，也未可知。」

正說時，外面人拿了帖子進來回說：「周大人昨日到京，陛見過了，今兒特來拜會。」賈政看了帖子上是姻愚弟周瓊，便道：「快請罷。」隨即換了衣服出去。原來海疆總制周瓊來京陛見，昨日到京當即陛見，應對周詳，聖眷頗隆，即降旨補了兵部尚書之缺。賈政會見，稱說：「老親家大人，榮補大司馬。弟輩辱在親末，叨光不淺。」周瓊道：「小兒初入宦途，諸承指教，感謝不盡。昨聞令孫少年英發，恰與小兒同部，彼此互相關照。弟今亦補京缺，早晚與親家大人聚首期多，非復外任之停雲落月可比矣，何幸如之。」賈政道：「明晨趨府請安，登堂叩賀。」又說了一會別後的閒話。周瓊便站起來道：

「各處俱還未到，此際匆匆，暇日再圖良晤罷。」賈政送出大門，看著上轎而去，復到裡面上房裡來坐下。

王夫人道：「三姑娘的公公進京來了，如今補了京缺好了，連我們都有了照應了。」賈政道：「我明兒起了復，要不是隔了部，還是他的屬員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才剛兒老

爺說這傅家的姑娘，必是定過人家的，想來這姑娘的命薄，把姑爺早妨掉了，這麼說也不用問了。」賈政道：「我方才不過是這麼說罷了。自古姻緣分定，各人的壽夭也是分定。什麼姑娘的命狠，妨了姑爺，又什麼姑爺的命狠，妨了姑娘，這都是胡鬧的話，那裡信的。倒是姑娘的人品，須要見見兒才好，依不得媒人嘴混說，這倒是要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薛二姑娘嫁到梅翰林家，梅家和傅家是親戚。薛二姑娘看見過這個姑娘的，說人很去得呢。」賈政道：「薛二姑娘給寶玉的媳婦是姊妹，他說的自然都是真切的，那裡還有虛浮的話麼。明兒親事成了，就請梅家的姑爺同薛二姑娘做媒人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是這麼說呢，等明兒朱大娘來了，我再細問問他，就應了他罷。」賈政點頭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賈芸復入榮府，打聽得小紅告病在家。小紅是林之孝的女孩兒，賈芸前在林之孝家托他斡旋自己的事，已瞥見小紅在家。後來訪得緣故，因趁榮府連日有事，林之孝夫婦皆在府中，便偷空兒溜到他家。叩門進去。原來小廝們也跟了林之孝到府裡去了，只有個小丫頭出來開門，賈芸走到裡面，故意問：

「林大爺在家麼？」小丫頭認得賈芸，說：「二爺，今兒府裡喜事，大爺、奶奶都進去了，二爺怎麼沒見麼？」賈芸道：「林大爺才剛兒說是有事來家呢麼，又往那裡去了呢？既沒有來，我且在這裡歇歇兒著。」小丫頭說：「二爺請坐，我倒茶去。

「小丫頭進去了。原來小紅聽見叩門，便來屏後偷看是誰？一見賈芸進來，便心裡一跳，見小丫頭進去倒茶去了，便探出身子來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二爺麼。」未知賈芸見了，便怎麼樣，請看下回分解。